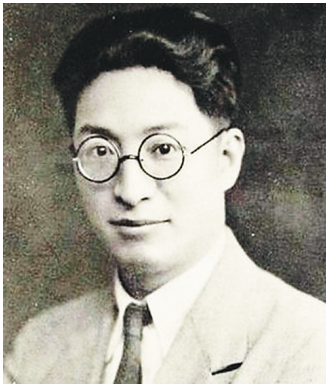


闲话文人

姜炳炎

郑振铎烧书



郑振铎

书籍对于读书人来说是最心爱之物,然而若要亲手烧毁了它,个中滋味着实难以言表。

1935年春,著名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郑振铎到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七七事变”后,郑振铎参加了文化界救亡协会,全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八一三事变前,战争阴云已笼罩着上海。当时,郑振铎藏在虹口开明书店有一百多箱古书。那段时间,郑振铎和朋友们反复商量:“这些书到底能否留下?如果日军攻进来,这些书被搜到了,会有什么麻烦?”大家反复探讨,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是可留的?

随着局势不断恶化,日军占领上海,一时间恐怖气息弥漫开来。随后,不断有日军逐家进行搜索、有的人因一二本书报而被逮捕等消息传来。

郑振铎和朋友都是爱书之人,此时此刻,大伙儿的心情异常焦灼,相互看着发愁,都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实际上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

不久,日军加强了文化统制。他们通过了保甲等组织,挨户通知: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毁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随即,他们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继而把人直接带走。气氛越来越紧张。

思前想后,郑振铎痛下决心:“烧,把这批书全部烧掉。”

他先把有关信件、有关记载、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在内,扔进壁炉里。继而开始处理那一箱箱书,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立即燃起熊熊大火。当看到瞿秋白送给他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最心爱的几套古装书,他的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眼圈红了一次又一次。他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有的书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天又狠心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

郑振铎将这些书整整烧了三天。期间,他动员孩子们一起撕、一起烧。孩子恳求着:“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他难过得再次落泪,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考虑后摇摇头:“烧了吧,下回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这时,仍有朋友过来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郑振铎实在没法回答,领他们到壁炉边。“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那段时间,郑振铎周围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

事过之后,郑振铎假想:“如果当时不烧,能否把这些书寄藏到别的地方。”随后,又否定了。那种情况下,人人自危,“移祸”之事,他绝不肯做。

多年之后,郑振铎写了一篇《烧书记》的文章,铭记那段关于书的惨痛记忆。

季候物语

吴建

大雁飞菊花黄

大雁的命运似乎永远与秋天有关,与重阳相牵。

儿时居乡下。每到深秋,田里的庄稼收割殆尽,原野一片空旷寂寥。“咯儿——嘎——”,某一天,在旷野上打猪草的我忽然听到这凄凉的叫声。抬起头,便看见遥远的天际出现了一行黑压压的雁阵,像一条黑色的飘带在阳光下颤动,缓缓地移来。我不再割草了,伫立在原地,静静地望着越飞越近的大雁。它们一边飞,一边叫,还不时地变换着队形,一会儿人字形,一会儿“s”形,一会儿“一”字形。“咯儿——嘎——”,叫声响亮而又苍凉,无端地打动着我那颗混沌的心。那时,正是多幻想的童年,要是能扔掉沉重的猪草篮,像大雁那样自由飞翔该多好啊!

“人生到处是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年轻时读过苏东坡的这首诗,对它还只是一知半解。经历了半生的奔波,重读此诗,才在内心产生回应,很多时候,人生的追求与实际情形却是一种错位。正像鸿雁循着无形的命运,行踪飘忽,它留下的“指爪”也是偶然的;它不能计较指爪如何,不断迁徙、不断飞起及降落才是它的生命。东坡以一生的体验,选择了鸿雁的形象来比喻人生的际遇,堪称绝妙。

大雁排成行向南方飞去,菊花开得正灿烂。菊花,别名菊华、秋菊、九华、黄花、帝女花等,是中国传统名花。菊花不仅有飘逸的清雅、华润多姿的外观,幽幽袭人的清香,而且具有“擢颖凌寒飐”“秋霜不改条”的内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乃恒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屈原用“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来诠释这个道理,于是菊花便成了秋天的典型代表。菊花是秋天的笑容,菊花是秋天的色彩。菊花绽放在苗圃村郭,暗香袭人不醉人,其风姿神采,自古受人敬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辞官归田后的陶渊明,采菊东篱,在闲适与宁静中偶然抬起头见到南山,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达到了王国维所说的“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



齐白石作品《重阳寿酒图》

境。杜牧《折菊》诗:“篱东菊径深,折得自孤吟。”篱笆东边菊花丛根深叶茂,折取一枝孤吟陶诗,悠然而洒脱。“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笔下的菊花,花瘦不如人瘦,人瘦不如心瘦,一个瘦字,写尽了人世间的离愁别恨。

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忽然想起了那些逝去的时光里的那些故事,少年轻狂总是诗。惘然回首,已近人生晚秋的我们,又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些曾经的故事和曾经的人。犹记某年的秋天采了一大把菊花,闻着菊香,望着高空雁阵,秋风徐徐,意微凉。走在校园的过道,走在秋日的背景,浮躁的心零碎成柔软的飞絮,还携带走那缕感伤。总以为,时间的飞逝,我可以做到淡定从容,殊不知,我依然在昨日的旧梦中缠绵,低眉处,眼朦胧……

而昨天,故乡原野的上空,我没有看到雁行,秋天的景色和况味似乎有些变了。好在菊花仍静静开着,暗香幽幽,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电光倒影

王槐珂

沉静如海

这是一部特殊年代二战题材的电影,敌对的身份,不可交织的人,偶然相遇,对视的刹那,碰撞出炽烈的火花,却一直沉静如海。

影片采取两相交替映照的呈现方式。法国乡村,田园风光,寒冷的冬天,女主角穿着厚厚的呢子外套、及膝半截裙,裹出高挑苗条的身形。一面是阴冷的冬,残酷的战争,一面是温馨的家、美好的亲情。凛冽的冬夜,书架林立的会客厅,祖孙两人在通红的壁炉旁取暖,每晚睡前的习惯阅读,突然闯进来德国军官,被打破的宁静中,脉脉的对视,优美的旋律萦绕,单曲循环,情节徐徐铺进,平静如海,却暗潮汹涌……

法国战争文艺片《沉静如海》,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荡开残酷的战争场面,笔触描绘的是一场冷漠而温情的相遇。1940年,古宅、法国老人、孙女、德国上尉,主角在巴赫一首美好的钢琴曲中初见……在战争面前,爱上自己的敌人,是不可言说,甚至是羞耻的,始终沉默,克制,最终的选择,忠于祖国,各为自己的责任担当,应尽的义务。

男主说我是被安排住到这里来的,这是一座有灵魂的房子,我感觉这里就像是我的家。他一直在独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却一直彬彬有礼,不失风度与温婉,从文学、音乐到自己的出身、喜好,表白自己的内心世界,把敌人视为朋友、知己。

他对她说:“我说的不是海浪,而是别的东西,是神秘的、隐藏在深处的,明洋的大海,大海是宁静的,要学会倾听……”

他说,音乐是最美不过的了。在她低眉弹奏巴赫的曲子时,他走入她的视线,走进她抬头匆匆瞥见的镜框里。他是音乐家,作词、曲,他说,他最喜欢巴赫的这支曲子,是最清纯动听的一支。在他这么说的时侯,琴声如潺潺溪流淌过草丛,如朵朵阳光迸溅在枝叶间,一切如此温煦美好。

影片始终两条线索并行交织,一面是黑暗的人世,血腥的战争;一面是洁净的灵魂,高雅的艺术。

不沾染世俗的尘埃,那一颗文艺心,良善、高雅、迷人。

他说,你们有巴尔扎克、布德奈尔、科而内伊,而我们有贝多芬、瓦格纳、安戈尔、莫德巴……战争年代,隔阂的人心在艺术中找到了通道。影片传达了文学、音乐等艺术是人类情感的共同表达,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食粮。它可以跨越国界,超越爱恨生死,让敌对阵营的人消除隔阂,相互理解,懂得包容,甚至相爱。

影片调子灰暗,对白很少,却善于营造暖色氛围,除了复杂的眼神交流,还善于通过细节去表达人物内心的情怀。女主表面平静,内心潮涌。那些隐秘深挚的情感却在细节中表露无遗。圣诞夜,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当男主出门后,她忍不住闯入他的房间,偷偷查看他的信件,双手将他用过的毛巾抱在胸前,然后痛苦地将它揉在脸上,试图亲吻他的气息,乃至蜷缩身子偷偷躺在他的床上,犹如躺在他的怀里,感受片刻的温存,然后惊慌失措地逃离……这是多么痛苦而绝望的爱恋!

影片的最后,生死攸关时刻,冷静的她机智地为他弹起他喜欢的钢琴曲,试图挽留他,让他免于死难。她救了她的敌人。始终不言不语,却有惊人的举动。

爱,不需要任何言语,这是最高境界的爱。

影片中女主对男主说的唯一,也是最后一句话是:“再见!”

曲终人散,各自天涯……

这是一部探索灵魂、人性的片子。它关乎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跨越国界,超越爱恨,包容良知。

百味书斋

周其伦

直抵心灵的底层叙事

《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是作家张浩文的小说集,集子里的10部作品都在国内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全方位多层面地展露着直抵人心灵的勇气和底层叙事中大胆诉说的担当,我特别想这个基点上,找寻作者真诚坚毅执着的写作情怀。

张浩文差不多和我同龄,他祖籍陕西,从乡村考上大学后走向崭新的人生,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海南师大教授,前些年一部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长篇小说《绝秦书》进入我的视线,巧的是我为他这部小说写的8000多字的评论在《黄河文学》发表后,还成了国内第一个点评他这部大作的人,从此我和这位教授、作家多了一些沟通机会。

2017年春节,我和他在海口见面相谈甚欢,分手时他赠送了我一本《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随后这本书就成了我那段时间在海南的主要读物。在我的心目中,特别不愿意把著名作家和资深教授这两者结合起来考量,倒不是说这两者有多么不容易兼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两个颇费心力颇有气场的职业,要把它做得很好的确不易。而让我吃惊的是,张浩文把教授和作家都当得顺风顺水。

我之所以喜欢《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其缘由是特别喜欢作者直抵现实的勇气和底层叙事的情怀。我读过他的许多小说,他始终把关注的目光放到家乡土地和父老乡亲层面,对至今仍然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寄予了满腔同情。他这几十年定居海南,而他作品里所呈现得更多的却是陕西家乡的一草一木和年年岁岁的花红柳绿,这种坚定独立的表达意识和情有独钟的原乡情怀,使我对这位成绩斐然的作家由衷敬佩。我常常会有这样的诘问,假如我从乡下走到都市,还能够像作者那样,在自己的字里行间里,时刻流露出浓厚的家乡风景、民间立场和平民意识吗?说实话我真还不一定做得到。

文学毕竟要关注的是人物的命运和人物内心,作者要在作品里撕裂开尘封于心的残酷过往,那是需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的。《墙上有个老鼠洞》对曾经那场饥饿与灾难进行了深度描写,展示了人们在饥饿面前的狡黠与智慧;《塬上自杀考证》对人物内心纠葛的把控,还原了挣扎中的马麦生最终的自掘坟墓;《棺材里的手》把不同人物的命运由偶然推到必然,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快慰;《三天谋杀一个乡村作家》通过再现乡村作家马高明在公社化解体之后的挣扎与彷徨,提出了在进行农村文化和道德重建的新命题……这一切,都是作家对乡村和底层深情关注的最佳诠释。

作家肯定没有忘记自己的职业,《你是一棵草》《谁是那个贼》等作品,就细腻地描写了高校教师的生活底色,特别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真实的大学情态,规矩和方圆中的矛盾互换,知识男女家庭纠结,妙处在于作者描写的迂回曲折和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讲述方式,不经意处蓦然抖出包袱,在意外处戳人心窝,酸辣苦甜油然而生。